

怪味人生

怪味人生

板章 / 著



华文出版社

怪味人生

板章 /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怪味人生/板章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3.1
ISBN 7-5075-1451-X

I. 怪… II. 板…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8414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h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chs.com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三 河 市 东 方 印 刷 厂

850 × 1168 32 开本 11 印张 28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8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三封密信	(001)
金手镯买命	(007)
失鞋遗恨	(010)
鬼兄人弟	(013)
鬼托梦	(020)
家鬼	(022)
杜伯报仇	(024)
屈鬼告活人	(027)
李信换头	(029)
人鬼同享祭食	(033)
亡儿托梦	(036)
鬼也无奈	(040)
鬼媒	(043)
周畴借债还钱	(047)
李娥传书	(050)
鹤奔亭鬼诉	(053)
鬼戏巨伯	(056)
宋定伯卖鬼	(059)
紫玉	(062)
谈生恨	(067)
鬼风流	(071)



钟繇打鬼	(074)
孙氏杀婢救子	(078)
午夜知音	(082)
鬼算账	(085)
父子同悲	(087)
鬼母护子	(090)
陈庆孙不信邪	(092)
甄冲拒婚	(094)
人当鬼差	(097)
王彪之避难	(099)
姚牛复仇记	(101)
新鬼索食	(105)
李元明夜入坟墓	(108)
女伥鬼	(110)
鬼不负人人负鬼	(113)
偷看一眼的代价	(116)
妻妾的区别	(119)
富贵不忘朋友	(122)
欺鬼招灾	(127)
冥宫鬼女	(130)
尸骨还家	(134)
友情亲情两不忘	(137)
应试奇遇	(141)
鄂岭冤魂	(144)
古庙奇遇	(147)
钱清疑案	(150)

人鬼相会	(153)
李阳科与鬼	(158)
萧正人绑鬼	(162)
雨夜行尸	(164)
一面镜子	(166)
女鬼贤妻	(169)
黄昏的约会	(172)
鬼妇不可欺	(175)
不爱神女爱贤妻	(178)
作恶者必有恶报	(180)
仕途就是死路	(183)
凶宅亡女	(188)
王容救友	(191)
孤舟女鬼	(195)
岳父救女婿	(198)
考场外的交易	(201)
鬼把戏	(206)
魂追江陵	(210)
白骨小儿	(215)
冯婆奇遇记	(218)
人鬼夫妻情	(221)
张弘让救妻	(227)
呼延冀失妻	(230)
转生为死的住持	(235)
王天常以一刀死	(238)
张子能闹变	(241)



鬼妾	(243)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鬼	(246)
俞一郎放生增寿	(251)
两张符录	(253)
冤家宜解不宜结	(257)
王法与亲情	(259)
阴司的考察	(262)
索物还是索命	(265)
鬼学人	(267)
为富不仁的下场	(270)
白衣臭鬼	(274)
亦幻亦真滕恺梦	(276)
高公儒贪便宜受害	(279)
生米渡口拒瘟鬼	(284)
四鬼索命	(286)
毕县令的两个女儿	(293)
鬼女断情	(297)
张克义助鬼魂	(301)
汴河冤鬼复仇记	(305)
行骗的下场	(311)
阴阳凤钗缘	(315)
鬼母慈心	(323)
书生的武器	(326)
假鬼碰上了真鬼	(330)
鬼妻人友	(333)
线娘报仇	(344)



三 封 密 信

牛生刚走到华州界内，天就下起了大雪。不一会儿，整个视野之内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了。

牛生此次进京，是专程前来赶考的。俗话说，瑞雪兆丰年。这纷纷扬扬的大雪，是不是预兆着今年功名利禄的大丰收呢？想到这里，牛生的心情更加畅快起来。

虽说是大雪预兆着以后的好事，但却给眼下赶路带来不便。雪越下越大，狂飞乱舞的雪花打在脸上，使人难睁双眼。看到前面有一家小客店，牛生决定住下了。

客店虽然不大，但吃、住各方面都很方便。牛生租了一间客房，又叫店主人做了一碗热腾腾的汤面，吃得浑身热乎乎的。

约莫黄昏时刻，又有一个人前来投宿。这个人面容憔悴，衣衫褴褛，不是要饭的，也是个穷得叮当响的人。

“住店？”店主人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这个人，“我们这儿可不让白住啊！”

“屋里不让住，我在房檐底下凑合一夜也行。”那个人恳求着，“如果把我赶到荒郊野外，我即使不被狼吃掉，也得冻死。”

牛生看着那个人也实在可怜，这么冷的天，仍穿着破烂的单衣，头发、眉毛、胡子全都挂上了雪花。可能是冻的，说话都是颤颤悠悠的。牛生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便对店主说：“让他到我屋里去睡吧，房钱、饭钱我付。”

牛生把那个人带到自己的房里，并要了一碗热汤面给他吃。

牛生还没看清楚他是怎样吃的，那个人就三口两口地把一大碗

面条吃完了。看着牛生惊异的样子，那个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不瞒你说，我今天空着肚子走了一百多里路，实在是饿极了。”

“再来一碗吧？”牛生建议说。

“行啊！再来四碗、五碗也行。”那人欣然接受，但接着又补充一句：“我，可拿不出钱来。”

不用他说，牛生也看得出来。他想，既然已经答应了替人家付房钱、饭钱，何不让他吃饱睡好！

一连吃了五碗汤面，那个人才说吃饱了。睡觉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上床，便躺在屋中的地上，不一会儿，便响起如雷的鼾声。

牛生听着这打雷一样的声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一直待到四更天，牛生太困了，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牛生刚睡着，就觉得有人摇动他的身子。他睁眼一看，原来是那个穷汉！他已经醒了。

牛生问：“几更了？”

“五更了。”穷汉说。

牛生说：“还早着呢！再睡会儿。”

穷汉说：“我不能再睡了，我得赶紧走了。临走之前，我得和你说几句话。”

牛生说：“那你就说吧！我听着。”

穷汉说：“不行，得到外边去说。”

牛生起床，跟他到了外边。那个人说：“我和你讲实话吧！我不是人，是阴间的鬼差。昨天晚上多亏了你送我饭食，我要报答你。你给我拿笔砚、三张纸、三个信封来。”

牛生按照鬼差的吩咐，把他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那鬼差说：“你就站在这里，不要跟着我。”说完，便走到远处的一棵大树下，坐下之后，从袖子中掏出一本书来。只见他翻阅了几页，就在纸上刷刷地写起来。写完一张纸后，便把纸折好装进信

封，并封好。又翻阅几页，又写了一张纸封好。

当他把三张纸都写完并分别折好装入三个信封封好后，又依次在信封上标明了一、二、三，然后把它们交给牛生说：“当你遇到危难之事觉得自己无法克服的时候，就焚香依次打开这三封信，它可以帮助你。如果你认为可以自己克服，就没必要打开。”

说完，那个鬼差就不见了。

牛生到京城时，科考还没开始，他得在京城等待一个多月。于是牛生便住进了客户坊。牛生怎么也没想到，京城内的花销会这么大，吃饭、住房都比别处贵好几倍。刚刚过了十来天，他带来的银子使用光了。



身上一没钱，各种麻烦就全都来了。先是没了饭辙，接着客户坊又不让住了。天又下起了雨雪，牛生在客户坊外徘徊，回家吧，错过考功名的机会不说，没有钱想回也回不去呀！在这里等候，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不是饿死，就是冻死。真是进退两难。

忽然，他想起了鬼差交给他的三封信。看来，不打开第一封信，眼下的难关是过不去了。他焚烧了三炷香以后，便打开了第一封信，只见上边写着这样一行字：

可至菩提寺门前坐待。

客户坊在京城东面，菩提寺在京城西三十多里的地方。牛生顶着雨雪，饿着肚子，从辰时直到酉时才挨到菩提寺。

寺院里的暮鼓已经敲过，山门也已经紧紧闭上。牛生不知道自己往这禁闭的山门前一坐会发生什么事。是天上掉下大饼，还是地里长出金钱？反正人家让坐，就坐下试试吧！

牛生刚刚坐下，寺院的门便吱的一声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僧人。他见到坐在门口的牛生，便说：“阿弥陀佛！你是何人？为何至此？这样寒冷的天气，为什么坐在庙门之外？如果你冻死在寺院门前，岂不是成了本寺院的业障？”

牛生见寺中出来了人，连忙站起答礼，真真假假地说：“我是个举人，进京赶考，走到这里，天就黑了。想在贵寺前暂过一宿，明天一早就离开。”

僧人高兴地说：“原来是举人至此，实乃本寺院之幸事。寺院虽贫，住宿的地方还是有的，请随我来。”

牛生跟着僧人进了寺院。寺院长老听说牛生是进京赶考的举人，忙命僧人设饭招待，并亲自陪他说话。

谈话间，长老听说牛生是河东人氏，便问：“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河东人，与举人同姓，现任晋阳府长官，不知与举人有无关系。”

牛生听罢，眼睛一亮，说：“那是我叔叔。长老认识家叔？”



长老说：“他既是你的叔叔，你可知道他的名字，年庚几何？”

牛生说：“家叔尊讳牛自立，小我家尊五岁，今年四十有二了。”

长老见牛生说得一点不差，便说：“举人休怪老僧啰嗦。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盘根问底，是因为有一件重要的事须了断。几年以前，你叔父曾寄存在我这里三千两白银，一直未来取。眼看我已年老，一旦逝去，便无所交代了。今天我把它全部交给你，也算物归原主了。”

牛生喜出望外，他收下三千两白银，第二天便辞别了菩提寺，在京城内用一千两白银买了房子，购置了车马，成为京城中一家富户。

牛生有了钱，衣食住行都有了着落，便顺利地参加了当年的科考。

不料，顺中有不顺，当年科考，牛生落榜了。

第二年科考，牛生依然是榜上无名。

第三年科考，牛生又是名落孙山。

牛生觉得，单凭自己的力量，很难做到金榜题名了，便焚香沐浴，打开了第二封信。信上写了这样一行字：

往西市的饭馆张家楼上坐。

张家楼是京城一家有名的饭馆，位于西市，到这里吃饭的人很多，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牛生来到张家楼，到楼上雅座坐定，要了些酒菜，慢慢地喝将起来。今天楼上的雅座很清静，只有牛生一人。牛生边喝边等，究竟能等来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不但不知道，他简直有些不解，这个饭馆怎么会让他榜上有名呢？

牛生正在迷惑不解，忽见从楼下上来几个少年，在雅座坐定，要了一桌酒菜，便把堂倌轰走了，并要他不经招呼不准上来。几个人似乎不是前来吃饭的，他们在那里嘀嘀咕咕，好像在商议什么



事，其中一个穿白衫的人好像是他们的头，几个人都围着他转。

牛生听着，他们嘀咕的事情好像与科考有关，又听那穿白衣衫的人说了一句：“就这么定了，一个进士及第要一千两银子。”

牛生突然醒悟了，这几个人是商议出卖科考进士名额的。他们一定很有背景，能决定参加考试的人的命运。机不可失，牛生当机立断，走到那几个人面前，搭讪着说：“敢问几位小哥，一千两银子一个进士及第是什么意思？”

几个人立刻停止了商议，同时用警惕的眼光盯着他。

牛生立刻解释说：“诸位不要误会。实不相瞒，我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如果诸位是卖名额的，我愿出一千两银子买一个。另外，我这里还有四百铜钱，情愿送给诸位作酒饭钱。”

那几个人听了，紧张的神经才松弛下来。一个人指着白衣少年说：“想要中进士，找我们这位哥哥呀！你知道他是谁吗？不是别人，是今年主考官的儿子。”

他们之间的交易很快就达成了。牛生在如数付钱之后，果然登上了金榜，中了进士。从此仕途飞黄腾达，做到了河中节度副使。

过了若干年，牛生得了重病，怎么治都不见好转。于是，他又打开了鬼差给他的第三封信。只见信上写道：

写封遗书，安排好后事。

牛生知道此番是在劫难逃，绝望伤心之余，便写了封遗书，处置好了家产，又为自己准备了棺木寿衣。当他把这一切都做完了以后不久，便寿终正寝了。

板章论曰：

如果牛生不打开最后那封信，他也许不会死。但他不可能不打开那封信，因为他一生的命运就是靠这三封信安排的。被别人安排的命运自己是没有权利主宰的。

金手镯买命

夜深了，李除的夫人没有睡，她独自坐在丈夫李除的尸体旁边，为他守灵。

李除是在昨天突然得暴病死的。本来他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壮汉，生前什么毛病都没有，谁想他一个跟斗摔下去就绝了气，人怎么说完就完了呢？

李夫人坐在丈夫的遗体旁，默默地流着泪。丈夫的突然去世，使她受到意外的精神打击，她不但伤心，而且发愁。丈夫死了，抛下年迈的老父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灵堂里静悄悄的。李除因刚死，还没有入殓，就安放在灵床上。在他的头前，长明灯昏惨惨地闪动着，里面的灯油不多了。按照当时的习俗，死人前的长明灯一直到埋葬前是不能灭的，如果灭了，死人便不能投胎转世。李夫人赶紧去拿装灯油的罐子，她要为长明灯添点儿油。

突然，她听到后面“嗵”的一声，回头一看，不得了！李除从灵床上直挺挺地坐起来了。李夫人还没来得及反应，李除已从灵床上跳下来，直朝李夫人蹦来。

那时候人死后，嘴里塞上珠子或玉，名曰饭含，双脚捆在一起，所以李除只能蹦着前行。

李夫人以为他要抓自己一同去，吓得围着灵床与李除兜开了圈子。李除显得十分焦急，嘴里塞着东西又喊不出来，他显然是恨不得一下抓住李夫人，因为他是使足了全身力气，拼命向前蹦着。

李除三步并作两步蹦着，几下子就追上了媳妇，一下子把她压



倒在地。李夫人惊恐地哀求着：“好丈夫，不要带我走，咱们还有三个孩子和一个老人需要照顾。”

说也奇怪，李除并没有置夫人于死命，他只是焦急地抓住夫人的胳膊，拼命地将她腕子上的金手镯。李夫人见此，忙把手镯撸下来，放到李除的手上。

李除接过手镯，又蹦着回到灵床边，扑通一声，躺下了。

灵堂里又恢复了死寂。

惊魂未定的李夫人呆呆地看着丈夫的遗体，她不明白，刚才丈夫为什么会有那奇怪的举动。

天渐渐地亮了。

奇迹也出现了。

只见李除的身体渐渐有了温度，僵硬的手脚也变得柔软了，苍白



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不一会儿，就从鼻子中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居然活过来了。

李夫人高兴极了，她半嗔半娇地说：“昨天夜里你可把人吓死了！”

李除说：“昨天是把你吓得够呛。可是我实在是没办法，不那样做我就活不成了。”

“为什么？”李夫人问。

“我死之后，被小鬼押着向阴司走去，”李除说，“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有许多刚死的人。我发现有的人身上带了钱财，给了押送的小鬼，当场就被放生了。我见这个情况，就求小鬼放我一会儿，回去取个金镯子来。小鬼答应了，让我快去快回，否则定不放生。所以我才拼命地追你，急着取下金镯子。如果晚了就活不成了。”

李夫人听了，深有感触地说：“原来行贿受贿不只是阳间盛行啊！”

板章论曰：

一个金手镯能买一条性命，这样的买卖，对于行贿者来说，值！古往今来，凡是行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所得到的要比行贿时所付出的多得多！这种交换显然是不等价的，但是，这种不等价的交换受贿者竟欣然接受。关键在于，受贿者所付出的东西并不是他自己的，他自己在这场交易中并不吃亏。行贿的占了便宜，受贿的也不吃亏，但是，不等价交换中总有吃亏的一方，这吃亏的就是受贿者所服务的对象。如果受贿者是一个团体的代表，吃亏的就是这个团体，如果受贿者是“人民的公仆”，吃亏的就是人民！



失鞋遗恨

张世之自从任武都郡太守以来，家中一直风平浪静。妻子娇艳贤淑，儿子知道孝顺。所以，张世之是仕途顺利，家道和美，没有什么不舒心的地方。

不料平水突然起了波澜，张家的宁静生活被打破了。

这事还得从张世之的儿子说起。

张世之的儿子名子长，年方二十岁，长得英俊出众，还没有娶妻。

一天晚上，张子长正在酣睡，忽然觉得身边传来一阵阵女人的清香。他睁眼一看，身边果然站着一个女子。这个女子的年龄约莫十七八岁，生得秀色丽质，与张子长可谓天生的一对。

张子长心中奇怪：这是谁家的女子？怎么跑到我房里来了？她来干什么？

那女子好像看出了张子长的心事，没等他开口，便先说话了：

“奴家不是阳世之人，乃阴世之鬼也。我生前是前任太守的女儿，不幸早死。”

张子长知道，在父亲以前的那任太守名叫李仲文，他是有个女儿，据说十分漂亮聪慧，被李仲文夫妇视为掌上明珠。几年前此女因害病死去，被埋在郡城北面的坟地里。没想到今天能在自己房里见到她。她生得果然漂亮，比人们形容的不知漂亮多少倍。想到这里，张子长不禁开口问道：

“这么说，你是李家小姐了。今夜至此，不知有何贵干？”

李小姐咯咯地笑了，那笑容更加妩媚动人，那笑声如银铃入耳。

张子长被那笑声、笑容深深地感染了，他感到一阵沁人心脾的

